

的个人面目。这种深刻的矛盾，恰恰是她的艺术遗产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层。

跨越东西的某种先驱

草间弥生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精英艺术圈的范畴。她的作品被全球超过 90 家美术馆收藏，包括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、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、巴黎蓬皮杜中心。她是极少数真正跨越东西方边界的艺术家。1957 年赴美后，她很快就在纽约前卫艺术圈站稳脚跟。她的创作贯穿了整个现当代艺术史，不仅在亚洲艺术范畴内占据重要地位，也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她曾和安迪·沃霍尔、克勒斯·欧登柏格同台较量，在波普和抽象表现主义的浪潮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但她拒绝被归入任何流派——她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艺术家，不属于亚洲，也不属于美国。她生前特意叮嘱：“我不是波普艺术家，我是前卫艺术家。这个不能再写错了。”

更具革命性的是她对大众文化的渗透，“草间南瓜”和“彩色波点”早已成为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符号。这种将艺术 IP 化的商业操作，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家。草间弥生印证了一件事：最私人的创伤可以变成最普遍的文化符号，最深的精神痛苦可以幻化成最绚烂的视觉盛宴。

在男性主导的艺术史中，她为

女性艺术家开辟了新路。1993 年，她成为首位单独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女性艺术家。《2025 胡润全球艺术榜》显示，她以 11.1 亿元人民币的年度成交额登顶，成为该榜单首位女性榜首。但她遭遇的偏见也十分刺眼——西方艺术界对她抱有双重歧视，既是亚裔，又是女性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主流艺术史都将她看作“精神异常的放逐者”。而她用一生的创作给出了回答：“因为我始终前卫。我跟别的老人不一样，我从几十年前就是前卫艺术家，现在还是。”

爱的一切终将永恒

草间弥生直到去世前都没有停止创作，她的个人官网在 2026 年 9 月仍列出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展览计划。她曾说：“我的艺术就是为

2024 年 11 月，在上海北外滩展示的草间弥生的雕塑作品“爱与生命”。



了治愈全人类。”这话听来宏大，但回顾她的一生——从长野县那个被幻觉折磨的小女孩，到纽约前卫艺术风暴的中心，再到精神病院中坚持创作的“怪婆婆”——她始终在做同一件事：用艺术创作对抗恐惧。她既用艺术治愈了自己，也治愈了无数走进她波点宇宙的人，如今已是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当代艺术家。

草间弥生留下的遗产，是一个由圆点、镜屋、南瓜和无限网构筑的平行宇宙。在这个宇宙里，艺术能够宽慰与鼓舞我们的心灵，原本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幻觉，成了全人类共有的精神印记。她曾是被艺术界排斥的边缘人，最终成了艺术界的女王；她曾被世界视为疯子，最终让世界在她的疯狂里看到了无限。这或许就是她留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——一个关于如何把最深的黑暗，变成最耀眼的光的故事，爱的一切终将永恒。

家庭的创伤、战争的阴影、疾病的折磨，随便哪一样都足以击垮一个人。但草间弥生却把这一切淬炼成了创作的燃料。她将幻觉中的波点落于画布，将对性的恐惧塑成软雕塑，将战争的创痛转化为反战行为艺术，将自我的消融升华为普世的哲学。她的一生，就是一场不断与恐惧、孤独和死亡对抗的艺术实践。她曾是恐惧的囚徒，最终成了恐惧的主人。（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）